

紫荆花开

■王荣仁

从春到夏，一直沉浸在绿遍山原的欣喜中，所到之处，眼前青山碧水，内心除了惬意还是惬意。

一晃已是夏秋交替，天高云淡，金灿灿的阳光下，绿色依然如浪般翻涌。那种诱人的绿意，翻过一座座高山，流过一条条河流，穿过一条条街道……只是，在这些深深浅浅的浓荫中，紫荆花却悄然探出了深深浅浅的红，装点着绿意，惊艳了时光。

无论是路过楼下的石阶，还是漫步街道和村庄，这段时间，随处都能邂逅热热烈烈地开放的紫荆花。

低矮的紫荆花娇小玲珑。小卖部前沿梯倾斜的花坛里，一从修剪得方方正正的小乔木碧绿青翠，几条鹅黄的藤蔓从枝条间钻出，如探头晒日的小青蛇。一株小小的紫荆花，从花坛中间伸出五六根细长的枝条，细叶满枝，如轻柔的掸子。一簇簇桔红色的花都集中在枝条的顶端，一根一簇，艳丽、耀眼，摇摇欲坠，随意地往不同的方向散开，远远望去，在一片绿意盎然中格外醒目，像是小卖部刻意装饰的“招牌”。

高大的紫荆花花团锦簇。长长的绿化带中，那些高高低低的树，曾经也挂满了或红、或黄、或紫的花朵，如今全被绿叶包裹得严严实实，如绿色的帐篷，如青翠的韩幔。烈日当空下，树影绰约，绿荫沿街流动。一簇簇鲜艳的紫荆花，迎风招展，像是在绿树丛中挂起了彩灯。转弯处的那一棵，没有其他树木遮挡，高大，挺秀，鲜花满枝，一簇簇，自由散漫。稍小的轻浮在枝头，硕大的垂挂在半空，层层叠叠，挨挨挤挤。在风中摇摆，像群蝶翩翩起舞；在阳光下闪耀，像迷离的红灯笼。而夹在绿荫中间的几棵，远远的，看不见树，只有一簇一簇的花从浓荫中斜伸到街面上空，摇摇晃晃。

阳光映衬下，有的桔红，有的深紫，有的红中偏紫，有的紫中偏白……一串串，一团团，千姿百态，如春花一般绚烂，和秋月一样迷人，把纵横交错街道打扮得色彩斑斓。

以前的农家屋旁，要么是一棵冬梨，要么是一棵老柿子树，很少有栽种花草的。不知什么时候，紫荆花也悄悄地扎根在了农家的房前屋后。几棵热烈盛放的紫荆花，从错落的屋顶，从参差的院墙，伸出一串串鲜艳的色彩，摇摇摆摆，如星光般灿烂，把素洁的墙体打扮得得意横生。似乎仅凭这几棵艳丽的紫荆花，便足以让第一次莅临的人铭记下村庄进出的方向。

紫荆花树形婀娜，枝条细长，易于缠绕塑形，作为观赏树，一直以来很受人们青睐。这种树有个特点，和梧桐树一样，它的枝干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自然蜕一次皮。蜕完皮后的枝干光滑细腻，很耐看。在培育幼树时，人们喜欢将它们细长的枝条缠绕在一起，不几年时间便融为一体，形成凹凸有致的主干，形态奇特美观。以前当地一树难求，多以盆景为主，深养于爱花人的小院，偶尔得见，那时也只顾着观赏它别致的树形，它的花是清雅？是妖娆？从未留意。

紫荆花似乎更偏爱于扎根乱石间。前些年到过几个古老的村落，曾相遇几棵老紫荆花。奇怪的是，它们要么是悬挂在庭前的石坎上，要么是夹在路旁的石缝间，没有一棵是长在沃土上的，但每一棵都很粗壮，枝长叶绿，很茂盛。因去的不是时候，花期未到，所以未能一睹它们花团锦簇的风姿。

十多年前，得友人父亲相赠，得一株幼小的紫荆花苗，把它栽在屋后岩石的夹缝间。当时就只往石缝里多填了一小桶泥，自此再无管护。一到盛夏，野三七、何首乌这些倔强的藤类

卡子隘

■山毛

河水里，直到冷得支撑不住时，才爬到裸露的光石板上仰躺着晒太阳。玩够之后，我们偶尔也会到桥旁的平台上去看那里立着的残碑，因年辰实在太久远，字迹模糊，再加上也看不懂繁体字，看了一会就失去了兴趣，也不知道它叫王公桥。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之花自由绽放，家里面做糖果卖，假期时为了挣一点钱买鞋子或袜子，我挑着糖果去赶鲁沟场。那时无论是去何处赶乡场，一般都是步行，赶鲁沟场走小路就必须卡子。当时交通极不发达，从安龙车站发出的客车有洒雨班和兴仁班，一天两班。按说赶鲁沟场可搭乘兴仁班，但乘坐客车一是要用钱太奢侈，二是时间对不上耽误赶场时间，所以基本上都是步行，选择捷径走小路——卡子。由于当时我身体很瘦小，气力不如人，用两个小口袋装着不多的糖果挂在扁担两端，外加一杆秤，总重量大约十五到二十市斤。从普坪街上出发，沿着古驿道经冉井到卡子河，一路下坡，迈开大步走得很舒坦。但从卡子河跨过王公桥后就吃力了，全是上坡，古驿道也开始变得狭窄和陡峭，一级一级石阶路，一步一步往上撑，而且弯去拐来，像蛇一样盘旋着前行，很艰难，直到汗水把衣服湿透，才能上到坡顶。在黔西南州内，我知道的有三个地方叫作卡子。一是兴仁牛场北盘江卡子，那里有一个小村庄，顺着弯曲的小路蜿蜒而下，到达一个江面开阔水流平缓的地方，就叫作卡子。我因为喜欢奇石，曾与石友一道乘坐三轮车到过那里的沙滩上寻找奇石。从一些人工痕迹上看，那里过去应该是一个古渡口，红军长征时有一支红军在此与据守的国民党军打过一仗，然后乘竹筏过北盘江到达兴仁。二是兴义猪场坪镇与捧乍交界的地方，有一个卡子村民组，是猪场坪到捧乍的必经之地。三是普坪卡子河处的卡子。相信叫卡子的地名肯定不少，但是能够收入《兴义府志》并被称为古隘口的，唯有普坪卡子。如今，昔日的古驿道，已经变成了深山峡谷之中通村柏油

高温之下（组章）

■宁江潮

真是好雨！及时雨！只见一个个庄稼人扔掉蓑衣，俯下身子，凝聚目光，看圆圆的水珠相互追逐，把禾叶打得啪啪响，那是最动听的天籁，最雄壮的打击乐，

雨水就在这天籁般的音乐里从叶流到茎，从茎流到根，流进土地干裂的子宫。

是的，稻禾善解人意，爱雨如命，顾不上喘气，忙着扎根，忙着长骨头，忙着抽穗……

雨声，禾拔节声和庄稼人的感叹声在农历的最深处形成一种默契。

此时，庄稼人已拔不动脚步了，双脚与谷根，紧紧地攀结在一起。

雨水贵如油，也把我久旱的诗句浇灌。

送茶的少女

太阳的沸水泡着盛夏。

路上的砂粒都在冒烟，筑路工人的号子都变得干涩，连偶尔从头顶飞过的小鸟投在地上的影子都是干的。

戴着草帽的农家少女走过夏季，站在公路的树荫处。她左手提着竹筒茶壶，右手拿着一个小瓷碗，甜甜润润地重复着一句话：“筑路的叔叔阿姨，请喝茶。”

植物从各个石缝间钻出，胡乱攀爬，不久便覆满了整座岩石，把那棵幼小的紫荆花压得仅能露出几片细叶，害得它终日难得见到一缕阳光。偶有闲情，挥舞镰刀割去藤蔓，这棵树总算露出真容。有时甚至突发奇想，趁机也把它仅有的几条新枝缠绕成圈，殊不知，这无疑是粗放管理下对树最大的伤害。加上藤蔓生命力奇强，几场雨后，它们又从石缝中钻出，不几天又把这棵可怜的紫荆花遮盖得严严实实。当再次把镰刀挥向藤蔓时，紫荆花已然错过了抽枝长叶的时节。因此，十多年过去了，这棵紫荆花仍是长得细细的、矮矮的，前些年虽然也拼尽力气开出了几朵小花，但不几天就被藤蔓压抑得草草结束了花期。直到去年的一天，一条鲜亮的枝条突然从浓密的藤蔓中窜出，高高擎起，那圆润的色泽像是鼓足了劲的臂膀。爬上岩石一探究竟，原来是从那棵紫荆花根部新生出了一株小苗。为了争取阳光，它没有一丝犹豫，长得很笔直，显得很茁壮。猛然间顿悟，曾经自以为是的我，和那些藤蔓一样，一直疯狂地压抑了这棵树的成长，而它，却默默地挣扎、酝酿、寻找着新的出口和方向。俗话说“出林笋子高过母”，是因为竹子的根扎得足够深，这棵长久被压制的紫荆花应也如是，不然，它怎能衍生出这么健壮的新苗？这株挤出藤蔓丛的新苗，也许前期都在忙于汲取阳光抽枝散叶，它的花期明显比其他的推迟了很多。令人欣喜的是，此时，玲珑的小花苞已经缀满了枝头，鼓鼓囊囊，露出星星点点或紫色、或桔红色的光，含苞待放，令人遐想。

春时梨花带雨，夏时荷花映日，秋时桂花飘香，冬时蜡梅傲雪。不同的季节催开了不同的花，不同的花又装饰了不同的季节。紫荆花也一样，它以绚丽的色彩，装点了我们多彩的生活。

梧桐河随想（外一首）

■吴新财

我年少时住的村庄
距离梧桐河五十多里路
梧桐河的水
把那片广袤的土地
无情分开
河东与河西
划归两个不同行政区管辖

我很早就知道梧桐河了
它不只是河的名字
还是河西边行政区的简称
梧桐河与那个行政区
原本跟我无关
也从没想过这条河
能影响到我的生活

人生的行程
如同流淌的河流
遇到了障碍
就会改变方向
以坚忍的态度
蜿蜒前行

生活的原野
如同河边的风景
河这边与河那边不同
我的情感
如同穿越旷野行进的风
想抚摸生活的皮肤

原本我对梧桐河
只闻其名，不知形貌

因为我的一位亲人
在青春岁月中
从河的这边
滑向了那边
失足的脚步
影响了人生行程

梧桐河那边的行政区
有处劳改农场
铁丝网的大院
罩住了我亲人的生活
哨兵手中的钢枪
警戒着道德底线

在那段日子里
我年少的心
多了一种牵挂

那时
我十五六岁的年龄
家境不好
以节衣缩食的方式
省下钱
买了物品
抽出时间
骑着自行车
在骄阳下
往返一百多理的路程
探望铁丝网内的亲人

在空旷的荒野上
空气流动也能产生风的身影
梧桐河桥上
在无风的日子
也能感觉到
有微风掠过

我表哥在水利公司工作
他是梧桐河桥的建造者
表哥与那位失足亲人
只差一岁
他们的人生
如同梧桐河两岸的风景
很是不同

每次经过梧桐河时
我都汗流浹背
站在桥上
手扶护栏
眺望远方的旷野
微风按摩着疲劳的身体
目光在河流的身体上
扫来扫去
心中的想法
像桥上流动的空气
悄悄带起了
伤情的风

我低声问：梧桐河
你为什么默默无语
你知道我的心情么

梧桐河
它不只是把大地分开
还让我理解了
另一种人生

我在河两岸寻找
人生方向
还有那条不可逾越
品德界线

蒲鸭河的变迁

从我记事起
在蒲鸭河附近
就没看见有成群的野鸭
野鸭三三两两孤单的倩影
在眼前偶尔闪过

蒲鸭河因野鸭得名
我见过的场景
跟传说不同
蒲鸭河似乎成了
不真实传说

蒲鸭河弯弯曲曲
在荒原中尽展身姿
它在用血液滋养
这片黑色沃土

我不知道垦荒的队伍
是在哪年哪月哪天
来到了这里
我不知道是谁在这处荒原上
搭起了第一顶帐篷
我不知道那么有力的双脚
怎么能被淤泥紧紧拥抱

一处大型国有农场
以蒲鸭河的谐音得名

父辈们看见过蒲鸭河上空
成群结队野鸭
尽情展翅的景观
那或许是
野鸭欢迎新主人的一
种方式

鱼儿跳出水面
尽展身姿的场景
映入过父辈们的眼帘
鱼儿成了餐桌上的美食
这或许是鱼儿在奉献自己
犒劳垦荒的主人

蒲鸭河两岸的草
被风摇曳
形成舞动彩带
这或许是
某种庆祝表演

蒲鸭河被开垦前的模样
我没见过
那种风貌
父辈们在说

虽然我记忆中的蒲鸭河
很少有野鸭身影
鱼儿也不多
但是我知道
苍茫的野草地
变成了万亩农田

大豆、小麦、玉米等庄稼
夺走了野草的家园
粮食的芳香
淹没了野草的气息
人们饲养的鸽群
替代了野鸭的飞翔

蒲鸭河的水啊
不知疲倦
昼夜流淌
以奉献的精神
滋养着两岸的农田

人们劳动的身影
在朝阳时
在晚霞中
似乎映在了
蒲鸭河的水里